

在青海,“那木厂牌”团队又去了青海“花儿皇后”张存秀开的茶园,每天从中午到晚上,张存秀和她的学生给茶客们唱“花儿”,园内天天爆满。张存秀师从“西北花儿王”朱仲禄的弟子,每当她用哭腔唱起描述旧社会回族童养媳悲惨生活的《索菲亚诉苦》,茶座中总是一片唏嘘。这位从小爱唱、一度下岗且没有“非遗”传承人名号的歌者,传承的不仅是歌声,更是一种生命态度。

行走的声音虽然听起来晦涩难懂,但大多传递的都是朴素简单的道理。甘肃省凉州贤孝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月爷爷,十五岁时双目失明,为了谋生便学了贤孝。他曾流浪于武威周边的市县,也曾远赴新疆……这位“民间音乐大师”眼盲心不盲,四处行走,用音乐劝贤劝良,导人向善。“当老爷子唱道:‘天有道,下的是甘霖细雨;地有道,出的是五谷苗根……’时,所有人都哭了,静静听,每一句话都饱含了智慧。”

为了影响更多人,老爷子用尽毕生的积蓄买了一院房,名为凉州音乐民间传习所。也许传承人的故事,对于他们来说是生活,但对于世界来说,却是取之于人,用之于人的宝藏。

采访时修侃的一句话让记者深受触动:“我们把音乐当作一种信仰,总是随遇而安,一路上,我们感恩上天安排的所有缘分与故事、欢笑与泪水。”

不为流量而做 路越走越宽

“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,转头

我们把音乐当作一种信仰,总是随遇而安,一路上,
我们感恩上天安排的所有缘分与故事、欢笑与泪水。

一看,恍然发现,身边的人越来越多,就像《阿甘正传》里那场似乎没有尽头的马拉松。因为一个共同的相信,从音乐会合作的乐手、分享会台下的观众、采风路上的伙伴……变成了同行的人。”

修侃说,四年行走的声音团队走了三条路线,中间有民间音乐人加入他们,也会有社会上的朋友报名,走短短的路程,但目的都是认知,回归本源。当你真正走进,了解中国文化,就能体会背后的声音、画面带给人们的触动。“团队最多的时候5辆车20个人,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职业背景、生活经历,却因那些传唱千年的非遗歌声,人生轨迹就此交汇……”

“每次出去都是一两个月起跳,有时候很艰辛,团队会在山里扎帐篷,有时候又很温暖,村里淳朴的人们,会帮忙指路找到真正的传承人。我们并不孤单,同样我们也都很清楚,做这件事是不赚钱的,但内心的使命感,让我们愿意去做,去付出。”

2016年,百度与那木厂牌合作打造的本源博物馆上线,反响不错,许多投资人也陆续主动登门拜访,但修侃也坦言,真正能合作的并不多,比方说,研学营、工作坊的想法,传递出去会很平面,我们需要有更深度的内容。“如果你知道王籽斌把北京的房子卖掉,来做音乐,就知道我们并不看重商业、流量的东西,但今年更多人开始找我们,我

们对流量的定义有了改观,就像今天我会自己的微信、微博上分享音乐一样,我们需要被更多人看见。”

今年,“行走的声音”团队第三次出发,踏上青海路线,行程近10000公里,在此期间,“那木厂牌”官微同步分享了几十位传承人的故事。11月12日,第二十二位传承人青海玉树卓舞传承人公保,百人团体舞卓舞的领舞,赢得网友的热评。别看他采访时温和内敛,一旦在山水间跳起卓舞,饱含力量的歌舞却能呼唤来十几只老鹰在山谷盘旋。

四年,36000公里行程,187位民间音乐人,200首民间音乐,40种音乐门类,500小时民间音乐视频素材,这是近四年来“那木厂牌”“行走的声音”的关键词。对“那木厂牌”的音乐人来说,数字上的增量,或许还远远不够。他们想要建起并不断完善中国传统本源音乐资料库,留存、共享这片土地上那些美好的声音。

达至理想的具体步骤,已在他们的构想中:首先,发行“行走的声音”各地域专辑,推出主题音乐会巡演、巡回展览;之后,打造“行走的声音——音乐行者记”系列纪录片,进一步推广本源音乐。“做音乐,我们不想过分消费,后面会把采风的纪录片变成一档有记录感的慢综艺,中国文化这么有趣,像京剧、昆曲等都可以扩展,我们会用偏娱乐的方式,把这条路越走越宽,种下一颗种子,更多更广泛地传递下去。”